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

1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中華書局

李雷主編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

1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全10冊/李雷主編. —北京:中華書局,2015.1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7-101-09688-0

I. 清… II. 李… III. 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
IV. 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232430 號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

(全十冊)

李 雷 主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379½印張·6500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價:6800.00 元

ISBN 978-7-101-09688-0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戴逸 卜鍵

馬大正 朱誠如

成崇德 鄒愛蓮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啟動此新世紀標誌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採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歸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

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鈔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鉅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崑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鈔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北

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倭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被英法聯軍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來之稿本、鈔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鈔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攜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攜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義》、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鬭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衆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爲清

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爲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鉅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歎，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爲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霑溉將來，是所願也。

二〇〇四年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序

蔣寅

在中國文學漫長的歷史上，向來就不缺乏女性的角色。不過在很長時間內，她們都是作為題材、作為表現的對象而存在的，除了塗山之女、許穆夫人這類傳說中的作者，女性與詩歌寫作發生關係只能追溯到漢代，而有詩集流傳的女詩人則更晚到唐代才出現。當我們面對唐宋以前的詩歌史，還只能為僅擁有蔡琰、薛濤、魚玄機、李清照、朱淑真等有數的幾位女詩人而感到遺憾時，那麼到明、清兩代，我們却要為女詩人多得難以一一寫入詩歌史而發愁！

尤其是到清代，從事詩歌寫作的女性，已多到難以計數的地步。嘉慶間王豫編《江蘇詩徵》，所搜集到的本省閨秀詩集已不下千家。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連皇帝在內共收清代詩人六千零九十一家，其中女性為五百三十二家，約占百分之九點六。而據日本學者合山究統計，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共收女作者四千一百九十九人，清代占三千六百七十一位，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七。近年杜珣先生編纂的《閨海吟——中國古近代八千才女及其代表作》一書，錄存有作品傳世的歷代女作家計八千六百餘人，清代作者占六千二百零九人。前人論文學說「一代之勝」，數到清代似乎就沒有所勝可舉了。如果考慮到女性詩歌繁榮的事實，我們不妨將女性詩歌舉為清代文學之勝吧。

清代女性文學的繁榮，奠基於社會觀念的變革。中國自古有「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儘管歷代都有許多文藻不讓鬚眉的才女，但都埋沒於深閨，或飄零于煙花柳巷。門第高貴的女子，公開展示才華，仿佛就意味着對品德的褻瀆。這種情形直到明清時代，才發生變化。士大夫對女性的期望，不僅公然着眼於美貌，而且更要求才華。就像徐增《許夫人吳冰仙詩序》說的：「今人稱風流勝韻，輒曰佳人才子。其所謂佳人者，大率是珠翠班頭；其所謂才子者，大率是文壇領袖。如是則佳人才子離而為二矣。殊不知才子不佳，不得為才；佳人無才，亦不得為佳也。必佳如潘安，殆為才子；才如道蘊，方是佳人，斷斷然也。」正因為當世士大夫有如此念想，方始有「海內閨閣人才於今為盛」（陳文述《汪端傳》）的局面。

風氣所被，宦紳之家無不重視女子才華的培養，以文化教養為資本來提升女子在婚姻市場上的價值。清初學者毛奇齡指點徐昭華學詩，首開名士招收女弟子之例。乾隆以後，女子師從男詩人學詩漸成風氣，沈大成有女弟子徐暎玉、陳如璋、方婉儀，黃子雲有女弟子丁榛、程妃經，潘榕皋有女弟子七人，任兆麟則不僅有多名女弟子列名「吳中十子」中，還有汪玉軫、金逸、馬素貞為一時翹楚。黃培芳也有收女弟子的記載。最著名的當然是袁枚，曾先後在南京、蘇州及原籍杭州等地招收女弟子達四十餘人之多，並選刻《隨園女弟子詩選》，首開成批培養女詩人的創例。後來其鄉後輩陳文述也招收了至少三十多位女弟子，並同樣刻有《碧城仙館女弟子詩》。

任兆麟序尤澹仙《曉春閣詩集》寫道：「近世閨閣中不少親師取友之輩，若昭華（徐昭華）之於西河（毛奇齡），素公（吳綽）之於定遠（馮班），采于（張繫）之於西堂（尤侗），若冰（徐暎玉）之於松崖（惠棟），沃田（沈大成），芷齋（方芳佩）之於霽堂（翁照）、堇浦（杭世駿），其尤焯著者。」發達的女性文學教育，在書香門第造就了許多女性文學家族，如吳江沈（自晉）氏、葉（紹袁）氏，山陰祁（彪佳）氏，歸安葉（佩蓀）氏，建安鄭（方坤）氏，長樂梁（章鉅）氏，太原張（佚）氏，遂寧張（問陶）氏，一代或累代詩媛輩出。最引人矚目的則是常州莊氏一門，包括媳婦，共出了二十二位女詩人（徐珂《清稗類鈔》卷七十），這在中外詩壇都是罕見的奇蹟。

孫衣言《梅神吟館詩序》稱：「今世士大夫不學甚矣，而婦人女子乃往往好言學問，為辭章。」清中葉後，當男性詩人的創作萎弱不振時，閨閣詩人卻十分活躍，名家輩出。當時女性間的文學交往非常密切，不止在家庭內部唱和，還每以親族或師門關係舉行社集。最著名的是嘉慶間清溪吟社十子，都工於詞賦駢文，以姐妹相稱，互相唱和，與康熙間的蕉園詩社七子前後輝映。女詩人在她們的唱和、社集活動變得社會化後，也更積極地介入男性詩壇。在閱讀男詩人的詩集之餘，廣和其作品或品題其詩集，以詩作投贊於名詩人，甚至參與男詩人的詩會，在當時都是常見的。而男詩人也很樂意獎掖、表彰女詩人，像王士禛、袁枚、黃任、鄭方坤、陳文述、梁章鉅一輩風流自賞的文壇宗師，無不由衷地欣賞女性的創作，熱心於讚美女性的才華，沾其齒及而成名的女詩人決不在少數。袁枚《隨園詩話》尤其喜歡表彰閨秀之作，甚至成了他為人稱道的兩大品性之一：「慣說名流皆捧贊，喜談才媛為開筵。」（甯楷《喜晤簡齋先生話舊》）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女詩人馬素貞序王瓊《愛蘭書屋詩鈔》，特別提到：「我朝文化之盛，無以復加，不特文人學士為能踴躍向風，即閨閣奇才，往往究心詩學。此雖山川靈秀所鍾，要亦賴有人焉提倡之耳。」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空前興盛，與兩性文學交往的普遍及男性社會對女性才華的賞識、珍視，顯然是分不開的。

近年自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興起，女性的文學活動及其歷史就被從性別的角度重新審視，女性在歷史上遭受性別壓迫的認識也自然地投射到文學領域中來。女性文學研究者受西方女權主義觀念的影響，以「樓中的瘋女人」的成見衡量中國文學史，認為「在中國，那些確曾存在過的女性文學天才，每每被既定文學史封殺在青樓和閨閣裏，成為永遠的無名氏。李清照、朱淑真的成就，就是婦女文學能力的一種強烈表達，但李清照和朱淑真只是也只能作為奇觀而為文學社會與文學史所認可，她們是男權秩序一道不慎的裂隙（斷不是寬容的見證），由於歷史之手的塗抹而使之在距離之下產生花紋般的裝飾效果」（王侃《女性文學的內涵和視野》，《文學評論》一九九八年第六期）。對於這樣一種指控，我很能理解作者的心情，但很難同意他對事實的指認。

歷史上女性的文學活動，各國情形不一，很難一概而論。就中國古代而言，儘管先賢業已指出：「古今女士，必赴流蹈火，若曹娥、宋姬之為者，然後可傳哉。終身庸行，內抱至德，多名不出於家也。」（應搗謙《沈母陸孺人傳》）但在文學才能和文學創作方面，女性似乎並未遭到輕視和被遮蔽，左芬、鮑令暉、上官婉兒那樣的才女一直是文士讚美的偶像、傾慕的好逑。而到清代，才子們對女性才華的欣賞和珍視，甚至到了獵奇的地步。郭麐《樗園銷夏錄》曾寫道：

劉景叔（祁）云，「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其言甚大。詩人閨秀亦天地間所當珍重愛惜之物，其有坎坷，亦宜相共存之，無所於讓。宜秋貧至絕食，竹溪諸子斂金周之，風義甚高。宜秋以二律為謝，讀之悽人心脾，然彌見風骨。詞云：「惠比指困贈，情同挾纊溫。感深惟有淚，欲報恐無門。得食諸雛長，衰宗一綫存。應知姑與舅，泉下亦銜恩。」回頭語兒輩，汝勿太慙癡。不有諸君子，何堪卒歲時。可憐飢凍久，未敢再三辭。他日如成立，生尸祝之。」余去歲入都，留別故園諸君卒章云：「金源劉氏祁，一語足深思。天下有賢者，世人當養之。況於閨閣內，值此困窮時。周急須公等，臨行申以詩。」蓋為宜秋作也。

宜秋女士即任兆麟與袁枚女弟子汪玉軫，在當時還不算太著名，而吳江士大夫已護惜如此，著名閨秀的寵遇可想而知。只不過閨秀受教育和社會交往的機會終究有限，如張雲璈所說的，「天之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閨閣之才更不易」，閨閣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張其才，則尤不易」（《自然好學齋詩鈔序》），以至於不能都獲得最好的待遇而已。

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清代社會是鼓勵女性寫作的，詩壇是樂於接受女性的詩歌成就的。許多女詩人的傳記和閨秀詩話都表明，她們的才華沒有被埋沒，她們的詩歌成就沒有被忽視。正是在男性社會和詩壇的嬌寵呵護下，無數閨秀作者寫出了超越往

古的傑作。而同時，評論界也給予女性的創作以充滿自信的評價。清人論詩每以唐人爲不可及，獨於女性之作，則極肯定地斷言本朝非唐人可比。如劉履恂《秋槎雜記》曾說：「閨秀詩以《國朝別裁集》爲正宗，非唐人所能望其項背也。」清代女性的詩歌，摭寫了她們生命的悲歡，記錄了她們花朝月夕的吟哦，也替自古沉默的女性群體表達了對幸福的渴求，吐露她們心底深沉的憂傷。這是一筆珍貴的精神遺產，也是一批價值尚難估量的藝術財富。但清社既屋，百年多難，多少宋槩元板、名公墨寶都遭毀棄，還有誰顧惜這些閨閣才人的文帙吟卷、零紬斷素，惟有任其如滄海遺珠散落在天壤間，與草木同腐而已！

自上世紀末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風潮波及國內學界，古代女性的文學創作開始受到關注，古代女性文學作品的整理、編纂也提上議事日程。二〇〇五年初，北京工業大學李雷教授主持的《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在國家《清史》纂修工程文獻類作爲基礎項目立項，成爲迄今最具規模的古代女性文學作品叢編。這無疑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同時也是難度極大的古籍整理工程，乍聞之下我簡直不知道如此浩大的工程將從何處下手。

首先，確定收錄的作者人選就不是個簡單的事，現在收錄的這八十位女詩人，是項目主持人在全面掌握清代女性詩歌文獻的基礎上，從八百多種閨秀詩集中遴選出來的，全都是清代最著名、最有成就和最有特色的女詩人，可以說都是清代女性詩歌的代表作家，因此這套叢編也集中體現了清代女性詩歌創作的成就。其次，女詩人的集子雖然版本不複雜，但流傳都很稀少，難得一見；有些著名詩人如黃媛介、吳山的詩集早已散佚，作品散見於各種選本和他人的別集中。經過幾年的不懈努力，這八十位女詩人的集子都得到完備的搜輯和整理，無論哪個集子都是迄今爲止收錄作品最多的全集。最後，各集除收錄作者的全部詩作外，還輯錄其詞作及所有序、跋、傳略、墓誌、行實、題識等文字，提供了較爲完整的參考文獻，這無論對於普通讀者還是研究者都很有幫助的。總字數達數百萬字的這套《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堪稱集清代女性文學創作之大成，也是迄今爲止規模最大的古代女作家別集叢編，爲今後的清代女性文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

古籍文獻整理是一項寂寞而艱苦的事業，每一個輝煌的成功背後都有着難以爲常人體會之艱辛。在編纂《萃編》的前後數年間，李雷教授和課題組成員在日常教學工作之餘，奔波於各地圖書館，查閱、鈔錄資料，付出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許多稿鈔本不允許複製，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地鈔錄。有些圖書館還不給看原本，只能對着膠片機過錄。沒做過這種工作的人，是絕對難以體會其疲勞感的。由於我也參與了《清史》的編纂工作，並且有幾位學生爲《萃編》點校了部分詩集，我對李雷教授的工作略有瞭解，對她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責任心更是欽佩異常。比如，歸懋儀的集子是她自己編校的，據說用了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常熟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近十種不同的刊本和稿本、鈔本合校，才編成一部最完備的歸懋儀詩全集。全部文字不過近二十萬字，但前後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卻是難以想像的。我不知道有什麼名利能够回報這種投入。不懈的毅力和熱情純然發自一種夙願，要使二百七十年間閨閣才媛的慧心靈性得到彰顯、光大，使她們嘔心瀝血寫就的錦繡詩章不至湮沒於塵土之中，或滅裂於蠹魚之口！

自古以來，不知有多少才華絕世的女子被歲月遺忘，沒有留下名姓，更沒留下作品。清代閨秀是比較幸運的，豐富的傳世文獻記載了她們的才華，無數詩集和詩篇證實了她們的創造力。而《萃編》所收的八十位女詩人，在天有靈，尤其要感到欣慰，從此她們畢生心血所凝注的詩篇，再無水火兵燹之虞，將永垂於斯世，與三光並曜，共日月同輝。《清代閨閣詩集萃編》的出版，意義是不言而喻的；李雷教授主編這套叢編，更是功德無量。以後人們在閱讀這一卷卷詩集時，無疑也會像銘記編《名媛詩緯》的王端淑、編《閨秀正始集》的惲珠一樣，記住李雷的名字。

二〇一一年一月

凡例

一、清朝閨閣詩人衆多，女性詩、詞集卷帙浩繁，本書共選八十位女性詩人的詩、詞集，輯爲《清代閨閣詩集萃編》。

二、本書所收女性詩人上自清初（包括生於明末但生活、創作於清初者），下至清末（包括生活、創作於清末而卒於民初者）。全書選目排次按所收著者生年爲序，生年不詳者，參照其卒年或生平事蹟等酌定之。

三、本書所輯各家詩、詞集概以足本、定本爲準，並注明其版本、刊印年份。集中篇目次序，悉依底本之舊。所收詩、詞集如有多種版本，則儘可能擇其最優者爲底本，並選其他版本作參校。

四、所收各家如有一人多集，或原集底本外有逸出之篇目者，本書儘可能將其詩詞作品收全。凡有多集者將各集合爲一個輯本，爲一種。原底本外逸出之篇概附於其詩詞集之後，並注明出處。輯本名稱由點校者參考著者名字或其詩詞集名而定。

五、本書所選各家詩詞作品集之前，均撰有整理說明，包括作者姓名、字號、生卒年、里籍、生平、家世、著述、版本，儘顯其詳；對其創作風格與文學成就，則持述而不評或少評之原則。

六、清人詩集序跋繁複、精蕪不一，但爲儘可能展示詩人生平全貌，本書在收錄詩人本人自序的同時，亦將原底本中他人序、跋、傳略、識、墓誌、行實、行略等一併收入。清初風氣，刻本每詳列師友評語，女性詩集多有文人雅士及閨閣友人評語、題辭，本書亦將其點校收錄，附於其詩詞作品之後。

七、全書標點符號采用新式標點，但不用破折號、省略號。

八、本書所收詞篇統一以詞調爲正題，詞（包括詩）意副題或小序列於正題之下，用小字表示。對連續排列若干首同調之詞，從第二首起統一以「前調」標之，如係聯章，則從第二首起以「其二」、「其三」標之。

九、本書所收詞之正文，依《欽定詞譜》、《詞律》斷句；與譜、律不合者，參酌詞意標點。自度曲而譜律未載者，亦按詞意定其句讀。詞中標點援《全宋詞》成例，韻脚用句號，句用逗號，讀用頓號。

十、本書校勘以校文字是非爲主，凡底本訛、脫、衍、倒確有實據者，予以改正，並出案語說明。

十一、底本一般筆畫訛舛、字形混同的明顯誤刻，如己、巳、戊、戌、壺、壺之類，徑改不出校記。

十二、標題中如有改字用增刪符號表示。加圓括號表示刪字，加方括號表示補字。凡脫漏字或字迹模糊，而無法校定者用「□」表示。

十三、凡所據底本原有校注文字以及評語者，均予保留。

十四、全書採用繁體豎排版式。原文中的避諱字、俗體字一律改爲規範繁體字。

總目錄

第一冊

清代閨閣詩集萃編序

凡例

商景蘭

商景蘭集

黃媛介

黃媛介集

王端淑

映然子吟紅集

吳綃

嘯雪庵集

柳如是

柳如是集

劉淑英

个山遺集

吳山

吳山集

朱中楣

朱中楣集

徐燦

拙政園集

第二冊

顧貞立

顧貞立集

徐昭華

徐昭華集

王慧

凝翠樓集

蔣寅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錢鳳綸	古香樓集	七九
吳宗愛	徐烈婦詩鈔	七三
林以寧	墨莊詩鈔	八三
陳皖永	素賞樓集	八五
高景芳	紅雪軒稿	九七
徐德音	綠淨軒集	一〇七
蔡琬	蘊真軒詩鈔	一一五

第三冊

張藻	培遠堂詩集	一九七
倪瑞璿	篋存詩稿	二五一
賀雙卿	雪壓軒集	一三〇九
歸真道人	冰雪堂詩稿	一三九
方芳佩	在璞堂集	一三九三
袁棠	袁棠集	一五三
錢孟鈿	浣青集	一五四七
佟佳氏	佟佳氏集	一六七
王采薇	長離閣集	一七一
駱綺蘭	聽秋軒詩集	一七五

第四冊

李含章	繫香詩草	一六七
-----	------	-----